記

# 續東文選

茅七

續東文選卷之十三

記

琴軒記　金守溫

夫先王所以垂世立教者燦然備具而其宏綱大節則不過曰禮樂而已矣然禮之爲之自二戴之外無慮數千餘家而於沿革度數之變殆無餘論矣至於樂其傳蓋寡禮樂二者相爲本末而體用不可偏廢也何後世之言禮樂者獨於禮之詳而樂之鈌如此乎盖樂者聲音而已矣而清濁高下之謂也是其體乎性情而爲之者也清濁高下之

疾徐豈言語文字之可載而性情之發之妙則又
有如風之捕如雷之追雖使游夏命文班馬操觚
亦不若之矣蓋其人亡則性情之道亦隨而亡而
無怪乎古樂之不傳於今也夫樂之聲莫尚乎絲
而絲之聲又莫尚乎琴琴誠樂之者也余於他藝
一不假矣而竊於琴樂之有年矣朅來京師得與
金君子固爲友金君則能琴者也一日過其家君
命酒有間乃囅然笑曰小子今爲先生之賡一技
之矣於是御銀甲促珠徽爲鼓宮聲之數引油油
乎若春雲之敷空浩浩乎若薰風之拂野忽然變

之揚而激之則如迅霆驟雨震蕩乎山岳驚濤巨浪蹴湧乎天地盖使人辟易而毛竪也然後皦如繹如以至於一成則又如風恬而波定天開而日曜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之旨盖在於唐虞三代之天矣噫琴之道一至此乎盖宇宙之不數數於故法之拘得之心應之手者也若夫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則又本之吾心性情之正故其形於聲音之譜者如此初豈有其法之傳於誰某哉其亦在乎自得而已矣嗚呼禮樂一致也禮本於敬樂本於和惟和與敬即此

心之謂也禮之不可不本於敬猶樂之不可不本
於和也自堯舜而来大而朝廷君臣之際小而夫
婦居室之間何嘗一日而去禮樂哉非不曰周旋
拜俯吾有文矣然二帝三王禮樂致治之盛終不
復見則豈非發於威儀度數之末者易為禮而本
於精神心術之微者難為樂乎宜乎禮盛其傳而
樂傳之寡也吾於子固氏深有感也余之權鄙而
得以司成均之藝古者司徒掌教胄子即典樂之
職也於禮樂之汚隆吾豈漠然哉因釐吾說而錄
之以為子固之軒記云

悅雲亭記

亭何在乎在乎伊川亭何景乎在乎白雲乘崖子停驂於縣旬有五日及夫酷愛於雲則朝而凌晨暮而為昏常在斯亭之上於是雲雖無心而其卷舒也若有媚於人者夜則冥濛於溪壑之間暨東方始明則雲亦闢而為散乍離乍合或東或西拖而為長則匹練橫於山腹突而為高則巍冠戴於山頂少焉日出東峯祥光杲杲炳然而明黯然而陰倏忽之頃氣像千萬以為山澤之吹嘘歟則即人之呼吸也安有出入之氣乎以為鬼神之變化

歟則即人之運動也安有形影之迹乎乖崖子悅
而樂之換古詩一字曰亭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
只可自怡悅難與俗人言旣以諗縣監李君仍以
悅雲二字文亭之額夫縣在高山巨水之間雲爲
斯亭之所對固矣然晴亦如是雨亦如是朝橫暮
羃無一日之無雲使山皆有雲則一縣皆雲矣訊
之父老曰亭之南山舊有蟄龍之湫今爲樵牧所
踏而夷矣則非龍雲也又曰官舍之北高峯嶄然
突出即縣望也山靈故山常含雲則縣之四方皆
必有雲而獨亭之常起何也是亦不然不曰溪雲

乎大山之雲觸石而生膚寸而起其興也無所自
其散也無所歸浮游大虛間耳何與散之可言哉
旁有童子問曰雲果無所生乎余對曰生於生處
童子曰何謂也即伊川所謂起於起處也何有於
亭乎因書爲悅雲亭記

狎鷗亭記

凌駕華以求登臨之曠者必歷參井之高蹈江河
以覩魚鳥之觀者必躡舟楫之危若夫不高之凌
不危之躡咫尺闤闠毋遠城邑有地可以兼湖山
之勝者殆蓋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者也夫豈

曷得哉

王都南去五里楊花之北麻浦之西有一丘穹窿爽塏環以漣漪俗號火島先是為牛羊所牧上秃而下蔚未有即而愛者也上黨府院君韓公作亭其上以為遊衍之地公之登斯亭也有白鷗飛鳴而過者公曰異哉鷗之為鳥也是蓋乾坤江海以為家風月古今以為生載沉載浮相親相近其來也隨潮之至其去也隨潮之退蓋天地間一閑物也人孰有忘機如鷗者乎及其入朝問名於翰林倪公倪以狎鷗為請公尤欣然諾曰名吾亭固當遂以狎鷗扁之間欲余招俾之作記余

觀斯亭勝狀在漢水一江由亭而下水益弘闊汪洋盪瀦連于大洋其島嶼之列于海上者隱現出沒於蒼茫杳靄之間其或商帆貨舸舳艫相銜鼓櫂往來不知其幾北望三峯層巒疊嶂巑岏嶒崒攢青聳翠如可承攬葱葱鬱鬱以拱衛乎宮闕至若濃光欲滴翠色如潤如馬奔突以馳者冠嶽之拱于南也驚濤吼雷駭浪沃日滔滔汨汨以赴于海者漢源之注于東也凡山光水色近可玩遠可挹以至二儀之高深三光之代明鬼神之幽顯陰陽風雨晦明變化者莫不呈露顯現於几舃之

下公於休暇之隙駕言出遊卻騶從上斯亭逍遙徉徜俯仰周旋方其襟袍江山戶牖天地蕤舒精神涵泳物象翛然如馭風而遊汗漫浩乎若插翼而登蓬壺其高情雅懷直欲遺世獨立超鴻濛混希夷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矣蓋公存志於經綸而其所以瞻眺江山者適足以資於野謀故雖數出遊而人不以為傲蓋公潛心於道體而其所以察乎鳶魚者適足以資於默契故雖簡其車徒而人不以為嗇昔謝公之登東山也必以妓女則是流連光景而已矣賀監之賜鏡湖以漫浪自遇則

是清狂形骸之外而已矣是皆尚一味於千載之
上矣豈可與公同年而語哉自古國家之興必有
雄才碩徳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
則坐廟堂賛化育成大功而享榮名爲邦家之柱
石係社稷之安危若漢之蕭酇侯宋之趙韓王其
人也惟公爲國家宰再爲　國舅重扶日轂勳名
德業之盛罕有儷於古今盖將以伊傅周召爲期
而漢宋之臣有所不屑也位極人臣而節愈下功
振人主而德愈謙不惟忘其勢又有以忘其富貴
不惟忘其富貴而其志恒存於江湖丘壑之僻余

故曰泰山巖巖峻極于天者乃公勳名德業之盛也蒼波萬頃白鷗遊泳者乃公相忘於江湖之外者也惟能不以勳庸祿位累其心此豈非所以能光輔國家而永奠斯民於無窮者也耶

同知成均林公守謙所受 論書後記

夫經學與詞學皆儒者之重事蓋聖人之道載之六經能通六經之文則所以能明聖人之道而其教可至於為斯世斯民之幸詞學雖重非經學之可比也昔夫子刪定述作以立六籍之教至于後世鄭成康孔穎達群儒競起而羽翼之其人無慮

八百餘家其書又不下千有餘卷學者童而習之皓首皤然而有未得要領者况望其悉通而盡習者乎間有悅聖賢之餘緒知古書之可讀兀兀窮年焚膏繼晷腐唇齒弊精神問之帝王傳授之旨性命道德之微則曰我不知宜乎武人俗吏指以為嗤而不之重此乃章句之徒腐儒之輩非吾所謂經學也同知成均林公受學於集賢直提學金公汶金公又學於司藝李公陽明李公遊於牧隱圃隱陶隱陽村之門潛心聖道深造自得其言曰天地之間莫大於五行運化之妙收視返初則鍧

鍧然如大雷之響於是窮探力索非止六籍註疏
之文旁及百家之書苟有發明經旨亦莫不商確
而考訂合同知之學實得於金公而尤極其博至
其深奧妙冥之會則頗發前人所未至六經之文
聖人之言也聖人得之於心行之於身施之於事
業又欲天下後世之為人君為人臣者必如今日
吾身之所親驗故筆之於書述二帝三王之政則
有典謨之訓刑人倫性情之正則有雅頌之音尊
王黜霸於是乎作春秋開物成務於是乎賛易治
天下之六經大法皆在於此吾故曰能通六經之

文則能知聖人之道能知聖人之道則必有以講明治天下國家之法時君用之則得以聞安富尊榮之義子弟從之則得以學聖賢之成法此吾所以惓惓於林公經學之重也昔申公以力行一言基漢家四百年之業林公受我 聖上玉帛之招特蒙 召對首陳經義以正心誠意之要開發聖學之源及 命公為師於胄子則又有以詳說其理以淑學者夫林公出處進退合乎義之經出言吐辭又不負平日所學之正以植我 國家大平萬世之本是不可不謂斯世斯民之幸乎宜其為

一代之所推重而稱太雅之君子者也林公粧褫諭書作爲一軸二相徐公跋其下一日携以示余求記其後余因道經學之有補於世非空言之可比及夫公遭遇　聖明展布所學之功書以貽之嗚呼聖人之道其明如日月其利如布帛菽粟之養于人苟因其說而行之於天下國家要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特在一念操舍之間吾未知林公之於函丈作是說與否乎

石假山記

夫真其真以號於物不若真其假以名其物者其

趣深何則盈天地之間者其物有萬皆有自性如山有山之性水有水之性若指山而謂之山指水而謂之水則巍然高大孰不知其為山汪然流下孰不知其為水無以見似異而有同似同而有異變化無定之之妙者矣昔老泉取沙沉水齧之查以為木假山作文以記其以木為山固以其異而為同又以中峯之特秀者自比於父旁兩峯之爭峭喻子瞻之兄弟則於物異之中而同之於物於人異之中而又同之於人矣吏判成公於燕寢之旁聚石之奇古者積而高之其壯若山峯巒洞壑之

幽依然如望嵩華名曰石假山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子思曰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則山本石之所積也言石者又曰山骨則石實山之所以為山也公欲號之則直曰眞山可也而謂之假何也或曰山實峻極于天乃在於庭除之間者非眞山也故謂之假或曰山有土而皆石故謂之假或曰石實山骨而今純以石則安有無膚而骨立者乎故謂之假公學問精博其於物理之不齊辨之悉矣豈不知山本大而小不可謂山山本有土而石不可謂山凡有血氣之類

莫不有膚肉骨骼而單肉不可以成軀單骨不可以就體則尤公之所細究而明析者也是則尤不可以無膚土而昧公之誣名於山也盖公之意不在山不在石患世之學者眩於名實之分如一人曰此是山則皆以為山而不知皆石之非山也如一人曰此是石則皆以為石而不知石之為山也是知名而不知實執其實而遺其名者也所貴於聖人之學者明乎物理之真假而皆有以底其縕察於人倫而皆有以極其本然之理此表裏一體精粗同貫物各其而理無不賦也蘇老泉比父子

於三峯而令公亦有三子而山實一山則公意三子之學問功名皆欲一揆而難爲兄難爲弟也夫蘇公自記其假山故其言如此若他人述公之假山則何言哉余於是妄爲說曰使三子幼而學問則如石之確而不虧道德節義又如山之不拔是不區區以三子比山而三子之學問節義自有以同於山其所真假雖若混然而三子之取 以下缺

竹堂記 徐居正

申侯叔胥擢辛未科選補成均學官轉至博士出爲文義青陽二縣有政聲復入成均爲典籍時居

正忝長本館一日侯從容語予曰叔胥別墅在楡
城之牧村面勢爽塏左右湖山聚一方之形勝而
有之環墅植以果樹花卉而竹居多搆屋數椽扁
曰竹堂叔胥少時讀書遊詠其間多得其性情而
酷好之自遊宦東西雖不得朝夕相於而吾竹之
節之操之德未嘗忘于懷今則年衰宦情不篤將
告老還鄉所與友者此君而已請君有一言居正
曰古之愛竹者多晉有七賢唐有六逸友之如子
猷親之如袁粲蔣詡之開徑公叔之爲所樂天有
記杜牧有賦楊廷秀著之文蘇子瞻論諸詩皆無

一語及性情竹之資於人者亦多楊州之篠蕩為貢渭川之千畝為侯伶倫造律呂蒼頡製簡策至於工取之器商取之貨大者中芼脩者中椽為簾篋為筐篚為箭為筆宜杖宜笥無適不可而無一語及性情今子何脩而得其性情又知夫所謂之節之操之德者乎豈不以竹者其性直直則不曲其心虛虛則有受通而節為禮理而折為義具衆義仁之包也宜於冬智之屬也挺然特立剛哉不屈勇之象也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則貞哉其操也傲霜雪以保歲寒則確乎其節也非鳳凰不棲

非君子不友則謂之非德可乎此則竹之性情而
古今知者鮮必惟吾夫子聞其聲而不肉三月則
其真知性情之至乎嚴夫有尚德之論寬夫著邪
正之說庶幾有得於聖人之微旨濂溪周子嘗論
大極曰靜而虛動而直鄒元方以竹之虛直配之
陰陽動靜斯蓋先賢所不及而發明性情爲尤切
矣俟儒者也格物窮理其必有得於斯歟然吾聞
貫窮理所以重力行也淇澳之詩衛人美武公之
德而終始以竹起興曾子於大學引之以爲道學
自脩之目子益加切磋琢磨之功期至於至善之

地則斯竹也未必不為養性之助矣若王元之所謂宜雨宜雪宜鼓琴宜詠詩宜圍棋宜投壷以為竹之所助則吾不必瀆告之而子必有施張者矣

假山記

山林歟皐壤歟人之所處不同則所樂亦不同夫一丘一壑者乃山林肥遯淡泊者之所樂也著功名富貴於當世者則珪組軒冕之榮也聲色狗馬之玩也凡所以悅耳目而娛心志者無不如意又何事於外乎哉蓋夔龍不丘壑巢許不冠冕勢不能兩全也吾同年昌寧成侯遵時顯隆位長六卿

然雅性冲澹宅於西山之麓環其園茂林脩竹奇花異草皆勝觀也又得異石于衿陽聱牙稜角若蝕若齒殊形怪狀實鬼劈而神劃採作假山于庭陰亦瑰奇可賞矣居正嘗造而目之山之高可丈餘環其趾亦可數圍山之氣勢左右綿絡峭然而為峯隆然而為嶺窈然而為壑翳然而為麓乍低乍昂紆青繚白為狀不一又注水為飛瀑為犇川為泓池池之脩廣亦不過數尺水清沙白毛髮可燭噫山之峙然也水之融然也不出跬步尋丈之間而衡廬泰華洞庭彭蠡之勝一一呈態吾疑造

物者縮地脉破神慳恍惚移於斯也侯語 居正 曰
予本膏肓山水者人或詆予為好事予嘗患佳山
勝水不在環堵之內在荒遐寂寞之濱必觸龍蛇
捍虎豹勞然後訪今予不移几席不煩杖屨髣髴
湖山之景宜於目愜於心好事之詆在所不逭 居
正 曰凡人之好物皆出於天出於天雖吾之所好
吾不得而知之吾既不得而知之人何得而知之
爭蓋謝傅之於東山賀監之於鏡湖潘閬之於三
峯和靖之於西湖好之已癖夫孰勸之好之哉若
問好之之妙雖謝賀潘林亦不得形言之矣既無

勸之好之者而好之之妙又難於形言則豈非出於天乎今侯之樂此樂亦必出於天而成於性宜乎不知者之譏予為好事也然人之好物有內外之辨善外求之形色之末而不內求諸性情之直則徒有好之之名無好之之實矣夫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君子之好尚必以其類侯以仁智之資觀山之靜養其體觀水之動達於用內外交脩體用俱全則其好之也有非二三子之闚其涯涘也昔蘇明允作假山記曰愛之敬之感之吾於侯亦然見山之勝而愛之慕仁智而敬之感之請書以為

## 記

### 虛谷記

去年春上人六通徠謁余言曰將遊妙香山願子有詩余既詩之今年夏又徠謁余言曰吾名六通扁以虛谷願子有說余曰老氏書曰致極虛又曰上德佛氏書有五通不死六通無死無生之說無死無生亦一虛也上人旣得之矣余復何言然吾聞虛之義大矣天覆乎上地載乎下不虛無以囿群形河海不虛無以納百流山藪不虛無以藏衆疾萬竅至虛也風蕩之鳴萬隙至虛也日月容其

光至於陰陽合散屈伸消長變化無窮也而徠不見其形去不見其跡非虛則能然乎今上人面壁默坐空然寂然虛舟其心天下之物無一嬰之其虛也至矣去年遊楓嶽前年遊妙香山今復再遊楓岳東西南北之自在也而無滞形拘跡則東西南北亦一虛也而上人之心蹟與之俱虛矣上人之扁以虛谷意可知矣余復以吾儒之行之切於身者言之人以眇然邈然之身處於太虛之間宰萬物而不動妙萬物而不滞者皆本於此心之虛心者本虛虛故靈虛故具衆理而應萬事虛以存

之於至靜之中靈以待之於既動之後體用相須表裏無間則其効至於位天地而育萬物者矣況事物之理有虛則有實易咸之象曰虛以受人盖虛則受受則盈盈則實矣然則虛與實非二物也先儒曰彼之虛虛而無此之虛虛而有有者實之謂無者空然寂然之謂此吾道與師道之分而師亦知夫二者之說乎子韓子嘗病世之能文之士之於釋氏不以聖賢之道引而進之徒舉浮屠之說瀆告之也余學韓子者也拳拳以吾儒之說申之在師擇而行之耳蒼龍乙未

# 孝友亭記

吾聞龍駒之東有南谷高麗季有李先生諱釋之者休官歸隱種德遺後有二孫長曰宗儉僉知中樞季曰宗謙軍資判事兩先生皆年未衰耗謝簪笏偕徠寥焉僉樞扁其軒曰雙溪判事亦號以嵓谷伯仲氏分居谷之東西一丘一壑淡如也吾同年金孟子進亦居南谷嘗語居止曰南谷別墅李氏青氈有山窈然有水泠然有宅一區有田百頃桑麻秔稻之多穫也魚鱉茹蔬之是用也至如泉石花鳥風雨雪月凡可以娛心悅目者不可一二

言也伯仲氏自適其適無慕乎外嘗於雙溪之傍搆亭曰孝友伯仲氏山冠野服白鬚紅頰日杖屨於其中吟哦談笑其樂囂囂然時率親戚子弟講讀詩禮吾伊燈火其樂油油然至如歲時伏臘會鄉黨父老壺樽棋博扶携酩酊其樂亦無窮矣兩先生風流高致一鄉慕之求之於古當不減漢之兩踈矣子進之為人識見高明一言可信居正聞子進之言尤慕兩先生之高風焉間者雙溪已逝嵒谷獨存雙溪之子仲浩氏壽嵒谷于斯亭鄉黨宗族皆會嵒谷有詩諸君多和之者駕洛許子述

氏略序其事今仲浩氏使人求予文予曰天之生人皆具五德而仁為首仁之道孝友為首是孝友者百行之源萬善之端也是以成周以德行取人而孝友居先先儒釋孝友之意曰善事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雙溪之取孝友名亭夫豈徒哉李氏世居南谷伯仲氏承先人之詩禮念先人之田廬急流勇退同賦歸來見花樹曰某花某樹吾先人之種藝也見山水曰某山某水吾先人之登眺也見宗族曰某兄某弟吾先人之支派也見鄉黨則曰某老某丈吾先人之耆舊也一言一行皆念

及先人其並也至矣伯仲氏金昆玉友塤唱篪和雖軾轍機雲亦莫過之其友也至矣今雙溪鏻逝而仲浩氏能盡誠敬於先壟又盡猶子之孝於嵓谷退與諸從兄弟怡怡愉愉壺觴讌樂諧常棣而詠鶺鴒李氏之孝友其有旣乎將善繼善述移孝爲忠者胥於南谷焉出矣嗚呼成王命君陳而首稱孝友美之吉甫讚張仲而先謂孝友之德蓋孝友者非功名爵祿之比皆人之實德實行何可以虛譽爲哉居正旣信子進之言無擇鷟洛之序作

## 孝友亭記戊戌

## 洗心亭記　李承召

都城之南距城不數里有大江東來抱山趾而西其渡曰漢江津津上有亭曰濟川距濟川數百許步有亭曰洗心江山形勝割據而有之然其林壑之幽眺望之寬又濟川所不逮即王孫銀川君之別墅也君嘗以書徵言於余曰余知遇　世祖宣勞十有餘年今既衰病倦遊宦途欲退處寬閑寂寞之濱以樂餘生久矣幸得遂願迺卜築江上構小亭以為遊泊之所而扁以洗心子為我演其義噫余以鹵莽之學亦嘗求其洗心而不得其彷彿

況敢言其義乎請言其似者夫人之所以靈於萬
物而與天地並立爲三者唯心而已矣其體靈明
而不昧其用光大而無累若無待於人之洗之也
然而氣拘物弊反覆垢汙於是明者日益昏靈者
日益頑卒歸於愚不肖之域此古之人所以致力
於洗之之功者也今君公退之暇幅巾藜杖逍遙
亭上江山明媚風景清妍囂塵不到與世相遺觸
乎目而悅於心者足以陶湮鬱滌煩襟則其於洗
心亦庶幾焉而猶未也蓋心之用不出於好惡二
者之間而好惡一有所偏則反累乎心夫樂江山

之趣烟雲花鳥之賞者與汨没塵埃營營於衣食
之求者雖所好有清濁之殊然其不能無待於外
物則一也况以悠悠之心坐於亭上左顧右眄應
接不暇憧憧往来於客氣之感則不幾於與接為
構日以心鬬者乎唯夫物我不立好惡無偏能應
物而不物於物然後朝市也山林也莫非洗心之
所而湛然虛明之體自然呈露矣易於繫辭極贊
蓍卦之德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蓍之所以
告人吉凶使知趍避而成天下之亹亹者唯在乎
無思無慮應之以公而已聖人之心亦然無一毫

私累前知如神故曰聖人以此洗心由是觀之唯無心於應物而物不能累心者然後可與言洗心矣今君以聖人洗心之法洗其心而又處乎清曠無塵之境則內外交相養可與聖賢同歸矣若徒倚亭上而俯瞰長江曰清波萬斛可以洗心則吾不知也

## 梳山彎溪精舍記　姜希孟

梳山彎溪精舍者三生處士蔡子休之所居也初未有名孰得而名之哉子休故人雲松居士爲命也何取於義歟從子休之言而命之非取於高遠

也歳戊寅冬子休氏以咸昌守落職去隱于忠清陰城之別墅與居士曠相問者數載庚辰春居士南遊遇子休於道慼其離索之久遂與之偕行數日相與紬繹其所樂曰子於平日厭紛華而好文雅身朝市而慕山林其所尚固不與俗士等夷今既居閑謝世其必有佳山勝水可以寓至樂而忘世慮者矣子休莞尓而笑曰吾自解組以來凡一丘一壑之幽一水一石之奇未嘗不足履而目覩之然未得適吾意者頃於中原界三生里卜得吉地其爲地西北有斷壠前平而後高內向而稍勾

形如卧梳又有長川挾山趾西行數里許山趾揷水峭成絶壁水至其下邐迤而東水之陽有地寬平可容萬馬水之北群山拱揖可愛可玩水又折而東行二三里而東破狀如彎弓吾愛其幽深而可以養吾拙也遂夷其磽确剪其荊榛構屋卅餘楹置一室於絶壁上以為遊燕之所亦足以容吾膝而寄吾生也尚無扁題乎其為我侈之居士曰余嘗考載籍今古山川之名放形似而揭之者誠多山尖而名馬耳水屈而号巴江者皆其類也可名其山曰梳山水曰彎溪扁既成請居士為之記

居士曰子能樂於斯長往而不返乎抑將衒玉以求售乎子休曰吾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其所遇心無適莫身豈苟處耶居士曰君子哉若人他日太史氏修國史其將置子休於隱逸傳中乎亦將置諸賢士大夫之列乎是未可知也已然仕不仕命也非求之可得子休氏蓋當審其所以自處也蒼龍庚辰仲春旬有三日雲松居士書于豐基古衙之東軒

## 萬休亭記

吾友洪君諱以忠清懷德縣宰落職居衿之別墅

有林泉勝致歲壬午夏僕以鄉隣忝在鄉射列酒數行洪君揚觶而請曰吾世居茲土亭木既喬尚無扁額詎不為斯文二三子之羞歟希孟曰噫人有至樂而不以為樂人有至病而不以為病子知之乎洪君曰未也希孟曰人病不休耳世以不休為樂何哉夫人壽無幾得百年之齊者萬無一二焉設使有之除其幼騃老疾之年強剛莅事之時不過四五十年其間復除其昇沉榮辱哀樂利害為吾病而害吾真者得逌然而樂快然以休之日亦不過數旬焉況以非百之年僥無窮之憂患者

哉此世人所以役於憂患而終無休息之期也昔
司空圖世居王官谷作亭以三休名之曰量才一
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然則古人亦嘗
有取於此者矣雖然人生一世事幾萬端所可休
者豈特三者而已今吾子曾守白里染指世味不
識貪戀五斗置身禍地孰與於休斂削聲折強顏
媚俗孰與於休傴僂從事勞心憔思企其不逮孰
與於休心計利害矯情防關老死後已孰與於休
人世之榮莫過於休而反以爲病惑矣衿陽雖小
有山林焉有江湖焉田疇足以辦貧賓朋足以爲

娛此吾與子之所共適也請與子徜徉乎山水之間睥睨乎宇宙之內不與物競不與事爭凝神靜慮塌然忘我以至於萬事都休則吾病自祛吾樂自至矣其視司空氏之三休不亦多乎哉亭以萬休請焉洪君反觶於坫洗盞更酌為壽而為之詞曰衿山蒼蒼兮漢水之悠悠陸可行車兮水可舟投簪解紱兮樂且休攀援亂枝兮聊淹留衿山蒼蒼兮漢水之悠桑麻蔽野兮禾麥盈疇力民代食兮無其憂諧所願兮復焉求詞闋無為子請書以為記

續東文選卷之十三

續東文選卷之十四

記

觀海樓記　金宗直

鐵城之南崖有樓焉距海之湄不尺不咫翬然翼然若蜃氣結搆而騰空與撫夷樓隔海相望縣大夫李侯貴義嘗重新也凡南裔之邑岸大海爲樓臺者不可以一二數然其俯視溟漲無若斯樓之襯切焉成化十一年鈴平尹相公受命觀風于辰韓之墟襜褕英蕩遵海而南旣弭節于是登臨四顧是日也颶母屛氣天日褰開波濤妥帖一碧萬

里旌麾旖旎鼓角清雄魚鼇鷗鷺遊躍相集相公
神怡心曠混希夷超鴻濛彷彿與安期生羡門子
附肩以遊平生雲夢彭蠡之胷襟蓋以恢拓於是
乎宗鄴書觀海之語命為樓扁且題二十八字以
形容今日之太平既而巡至天嶺語及于某而俾
為之記某再拜而復於公曰斯地之雄勝萬古如
一日然而朝代或有隆衰而入心之憂樂繫焉某
少時薄遊山巖海澨嘗登是樓而望之其東則合
浦乃元之征東元帥府也忽敦洪茶丘狐假虎威
憑陵縱虣湖南數千里亦被推剝造戰艦督軍餉

此為徵輸之途民物騷然其南則巨濟也自新羅時為重鎮逮至麗季累經兵燹人烟一空魑魅所宅卷土而僑寓內地者幾百餘年當此之時又焉有斯樓哉雖有之顧登而樂之者誰歟今 聖明重熙累洽農桑樂業海徼尤盛合浦縣門貔虎如林投石拔距人思一戰巨濟舊壤流亡復還戶口倍增更成樂土戍海諸營星羅碁布黃龍五牙檣帆匝海其西之彰善其北之海平牧馬成群雲錦籠山當此之時登斯樓也把酒臨風雖欲不樂得乎而況相公節鉞所指山嶽動搖一喜則一道

均蒙其慶一怒則一道俱怵於威春陽秋露生乎造次乃今覽物興懷歡愉舒暢而海涯之草木禽魚皆被顧眄肇錫斯樓之嘉名而聖賢立言之微旨隱然寓於其中古人弛張之道君子誘導之方斯可謂之兩得也已矣噫異時樓之成毁不可以逆覩然而觀海之稱直與山海同其久長樓名之不朽卽公名之不朽也李侯與某亦獲夤緣托名於斯樓幸孰大焉

迎日縣寅賓堂記

東海之濱有縣曰迎日或稱臨汀盖新羅東表之

地也新羅初渾沌未鑿制度無聞及其中葉賢君繼作始通中國替敎彌文朝日夕月載諸國語實出餞納紀於堯典以為古昔帝王欽昊天授人時其政不過如斯而已雖無祖宗之故亦可以義起官置太史臺崇瞻星而曆象圭測之制隨以寢備于其時是縣當其賜谷之次故得號以是焉高麗太祖於代德沿革之際捨臨汀而復今名豈無謂歟嘗聞縣之東十里有都祈野野有日月池至今人稱羅時祭天之地此其明驗也諺所傳迎烏細烏夫婦之說何其不經之甚耶羅人之好怪類是

不足徵也成化十二年中原魚侯得湖以武藝吏能剖竹于茲德孚而人信海晏而歲穰每徘徊倚雲亭以寄勝槩又欲使賔客之來遊者寒於斯暑於斯故更構堂于亭之右而涼房燠室具焉塗墍既以書抵余請記余嘗泛蓮于蔚城往往因蒐兵至其縣而登所謂倚雲亭者縣人曰此舊李使君知命所作也余縱目觀之南五里許有山曰雲梯巑屼紆欝噴雲吸霧山中有小性居士之遺蹟焉東北七里許有大海鯨濤接天蜃樓成市即日本之西涯也山若海之間田原廣膴川澤相重有丘

曰皮幕有亭曰大松沙洲逗白松竹送青籬落桑
麻映帶遠邇合形補勢以效技於譙門之外暮向
宿焉明日昧爽徙倚亭上翹首以望東方雲水一
色作明作暗須臾紅光騰起數十丈而日輪躍出
升于天矣余駭而嘆曰今日之壞觀真得於縣名
矣李侯前輩豪傑之士也故其所規制能覰天之
奧若此今侯後李侯幾四十年而能補李侯之所
未及而潤色之斯堂之名不可苟同於亭也別以
寅賓爲扁以配夫縣名噫海內濱海之地非一而
登萊之嵎夷爲測景之所海東濱海之地亦非一

而雞林之臨汀為朝日之地侯雖非羲和之官而六載之間無一日不賓于扶桑之杲日則吾所云不其中的矣乎侯苟以為可則斯記可傳否則更求之當世之能文者而發揮焉可也

仁同客舍重修記 代人作

仁同百室之邑也其地濱于洛之東涯實據嶺南中路之要衝焉非惟皇華之使敷政於南服者往來相繼也如日本流求九州三島之夷奉琛重譯而至者朝而送夕而迎四時不絕其廚傳供帳比之奥郡為甚鉅邑雖小而其賓館不可自同於鋪

遞之制也我　殿下當宁之七年丙申秋某自栢臺左遷分符于茲既至而入其廨舍門無閣階無級視其庭則纔規以尋丈升其堂則冠簪觸于棟倚其軒則如在區脫中其制猬樸側露如是而又將傾壓某初甚駭焉久之乃慣然而憫憫乎其不可居也嗚呼縣之為縣已數百歲而為邑長者亦非一二至今因循無改為之者豈非以民力不可妄用而財費無所出也歟賓客之道于是者圖其易而不圖其難者皆是苟圖其易未嘗不笑之苟圖其難未嘗不恨之且笑且恨未嘗不勗之於某

也故甚之欲洒其恥者有年矣然時詘舉贏謀而復止者再歲月荏苒茲期將迫於是決猶豫詢父老其協同於余者衆矣始縮節冗費揆度工程吏之欲陶瓦民之欲輸材者皆聽其所為覓其傭力而補其供饋且選邑之能幹者使董之遂以庚子十月拓地於舊館之北別建東軒若干楹明年三月續建廳事于新軒之右迺塗丹雘迺繚垣墉不侈然以修不頹然以陋乃修舊館易墁治撓以為南廡然後凡行李之至上自賓介下至裝重騶僕各有攸處一縣之儀觀頓異於舊日矣既置酒邀

客而落之因進吏民而謝曰昔魯爲長府閔子騫非之某於六期之間無么麽德及於民而牟勞之以斯役爾之趍事甚斂而余之愧怍曷有窮已咸曰噫是何言歟民之生長衣食于茲土仰事俯育無不如志至於雞犬皆得寧謐者 上之恩也所以導 上之息而致之吾民者非使君之事乎厥今闢黃堂以聽政乃所以宣德化也疏華軒以待賓乃所以尊使命也究其要歸則孰非爲吾民之地耶古人有言不一勞者不永逸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使君之爲是舉非爲一己也乃其佚

道也而况吾輩無一句之勞而有永逸之利其何
報之有某曰爾言過矣余何德以堪雖然不可不
使踵余者知之使今日功之未完者庶卒成之以
保于攸久而無墜也

寧陽鄉社義財記

吾州前通禮門通贊朴侯文孫一日惠然訪余於
衡門而語之曰古之人以鄉黨爲重其義云何某
曰人於天壤間不先不後得同一世豈非幸耶然
而五方區域之殊絶東西南北之自在與之遇合
蓋無時而可期也既同一世而又同一國既同一

國而又同一鄉其幸之幸孰大焉子夏有言曰四海之內皆兄弟況乎生同國處同鄉雖非同源共系之人其於情義為何如哉是以先王畫閭比樹枌榆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驩然有恩以相交繫然有文以相接其才率教者則有不婣不睦不任不恤之刑其沿人情而設教也至矣降及叔季敎化陵夷民心淆薄雖親戚昆弟之同里閈者視之如秦越之不相干況非親戚昆弟者乎且以吾東方言之三國之俗不及於箕邦高麗之俗不及於三國當今之俗亦安敢望於高麗

哉舉一隅可知其三矦以吾州而觀之他可類推矣矦曰噫有是哉雖然秉彝之天千載一日變移之道特在夫人耳自吾州而復古何如其曰矦之言及此豈徒一鄉之福其於 聖明風化之助為甚大但喩末之極一朝而還淳也難矣矦曰吾州雖邈在海維去京師甚遠然山川雄秀土壤肥饒世家士族之保喬木居田園者比他邑為盛凡吉凶慶吊大小相資之事及良辰吉日同樂太平之儀不可不講也且以八鄉六鄉四鄉之制立朝著而撿鄉風者亦不少往往持節來詢過𢸍展省其

迎勞飲餞之禮不可不勤也倘或因是而馴致厚
俗吾之志也某曰無教之之具而規規於儀物抑
末矣然本之以忠信而為之不懈猶可冀其漸革
舊污矣但其財費出於誰耶侯曰義田義財古有
行之者往歲吾州之望朴相公撻為方伯煦撫父
老有加焉逮其還朝也遺之以營中布幾匹穀幾
石於是鄉社諸公議為永久之圖遂合前日所有
而立為義財發斂以時全其本而用其贏歲以為
恒規此其大較也某曰可矣所患者典幹非其人
用度失其節則其匱乏可指日待矣侯以何道而

使勿替耶侯曰歲之豊歉而直之高下存焉事之踈數而用之煩簡係焉在乎隨時適變耳若其典幹者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吾州之大而何患無人無仁義之心者則已茍有之其於風俗之歸厚誰不用其極歟其永久而勿替也吾恐在是矣某曰是矣有餘矣遂書以爲記云

內班院記

宮臣之有扃其來尚矣蓋取象於天文而傍侍乎宸極于以掌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調劑膳羞掃除庭戶其爲任雖褻而其所關不既重矣乎宮正

宮伯始於周黃門常侍昉於漢内侍給事見於唐内班殿頭稱於宋雖官號之因革不一然其居之密而職之專則歷代皆同書曰僕臣正罔敢不正其在暬御之臣猶然況中官乎自昔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驕傲怙寵者未嘗不罹禍邦國亦隨之以隆替焉深可畏也已 本朝自建都以來置内侍府于迎秋門外又於掖庭永巷之側闢内小房為承侍給事者夙夜趨蹌之所逮我 聖上肇錫名以内班院所以復宋氏之舊也所以別外庭之班也外庭之班則三公六卿下至百執事皆在

焉公卿百執事廷見有時奏事有日自非賜對陳謨則伏青規而望清光為日不多矣非如內班朝夕謁閤環侍於前後左右 君上之一動一靜罔不親慣焉夫以側微之資處深嚴之地其秉心持身宜何如也忠佞邪正代各有人擇其善者而體之其不善者而戒之可矣然則勤心納忠多所裨益者史游也請儉退厚不舉武猛者良賀也固辭茅土慷慨直諫者呂強也禀性忠強排去佞邪者非具文珍乎天資端畏不尸大勞者非馬存亮乎累請退休乞毀三司之券張茂則其人也出入禁

闔六十年而循謹無過馮世寧其人也茲數人者身保寵祿而芳烈垂於後世嗚呼伐柯之則其不在茲乎至若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援引黨類妬害忠良聲色技巧辜榷財利凡所以中人主之欲者無所不至人主不幸而一爲所中則假貂璫之飾握樞機之重放溢偃蹇莫能禁禦睚眦之嫌必期報復螟蛉之族亦圖華貴於是黜陟刑賞之柄潛移於下卒之國家危亂而身伏歐刀自齊之竪貂以至于漢唐宋之諸宦皆一律也嗚呼覆轍之鑑其不在茲乎顧今日月中天靡幽不燭中外之臣

藏否必聞況內班之近且習者乎居雖禁密實十手十目所指視之地苟一毫有怠忽之心鮮不及矣雨露之澤烏可以苟冀而雷霆之威烏可以苟免矣夫如是則今之居是院者孰有違伐柯之福而貪覆轍之患者哉然而古人座右之銘誠非虛設故謹承 綸旨而爲之記云

## 環翠亭記

昌慶宮之後苑有新亭曰環翠直通明殿之北奧岡巒體勢旁橫側展長松萬株環擁而立又植叢竹數千挺以補其隙前臨大內結構參差鴛鱗碧

鏤莎階苔甃相助為翠微之氣自邇而遠則崇墉之外有闤闠闤闠之外有郛郭郛郭之外有巖岫終南之烟雲東郊之草樹攢青抹綠爭效奇於欄楯之下者千萬其狀此亭之所以得名也然其所以為人主燕息之所則實在彼而不在是焉是亭也歷九閎之阻聯六寢之邃幽靚寥閴高明爽塏蓋其地自　祖宗置離宮以來儲祥畜祉秘而不發幾至九十餘年適遇我　殿下堂構之秋而儵然有成豈非有所待而然耶退朝清讌之餘往往御玉趾以登法宮之仗一切屏去服夏后之衣岸

光武之憤怡神澄慮與道為謀至若青陽和暢草木敷榮則感乾坤生物之仁而疲癃鰥寡何以無飢薰風南來畏景爍空則咏帝舜解慍之操而滿壑清陰何以均施黃落在候萬寶告成則曰吾民什一之歛不可過制也滕六屑瓊沍氣襲裘則曰吾民皸瘃之肌不可更勞也凡四時之景一經于宸眼者皆取以為發政施仁之資不唯是也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然則一弛一張之具亦所不廢如欲紬經而質疑鴻碩之儒可以並召如欲選射而觀德決拾之士可

以羯進于以從容顧問于以講習武備何莫非君
國子民之嘉猷偉範耶此我　殿下作亭之深意
而中和位育之極功是可以馴致也昔宋孝宗營
翠寒堂於禁中嘗召趙雄王維等奏事堂下古松
數十清風徐來帝曰松聲甚清遠勝絲竹夫孝宗
宋之賢主也平時燕遊聲色之奉宮室苑囿之
娛而乃建斯堂顧不啚安佚而拳拳於延訪宰輔
以防壅蔽之害其英風雅度至今燁然於簡策之
中今我　殿下聰明仁聖遠過孝宗而斯亭之設
偶與之同前後聖賢規模制作異世而同符吁可

想已彼芙蓉雙躍之時壯觀於上陽凝思韶芳之
葺重煥於未央皆為遊畋巡幸之備耳烏足為今
日道也誠願 殿下毋怠毋荒永肩一心每登眺
之際深懼玩愒之易流而必以懷保小民為祈天
永命之實如上所云則我朝鮮億萬世無疆之休
寧不在茲乎臣敢以是為獻

風詠樓重營記

尚慶洛水之上游而為監司之本營實東南一大
都會也皇華賦政之賓日域獻琛之使往來繼屬
由竹嶺者不能三之一而率由冠縣州當其輻湊

之交焉宜其有崇樓傑閣稱儀刑而壯觀瞻抗高
明而祛炎溽也此風詠樓不可以不重修也我
殿下十有八年丁未春淳昌薛公順祖握左符于
是州覩斯樓之甍桷撓傾欄楯摧圮飄于簷雨
淋于壁赤白之飾漫漶剝落登之者絃管未陳而
恇懼之色可掬慨欲新之冀其秋通判高陽申侯礩
續至議以克合越明年春農務未興命鳩材而輸
之城中及秋八月始撤舊宇恢拓其制纔三十餘
日而斤斧圬鏝已息其用美樓之宏敞華麗無與
爲敵城池閭巷皆有德色而凡境內之山川爲鎭

為浸者倏若增其高深焉公於是介吾友州之教授周君允昌走書徵記於僕僕按州之故元之泰定丁卯重繕館宇位置得宜者牧使金永煦也而記之者謹齋也逮皇明洪武庚戌闢館之東偏作新亭其地者牧使金南得也而名以風詠且記之者牧隱也詩之者陶隱也庚申兵燹亭亦煨燼未幾就其舊址易亭為樓者牧使宋因也而記之者陽村也今公之重新斯樓也其制謀程功足以追配乎三金一宋而所以屬其為記者顧不得班於四先生之徒弟也如之何昔韓退之記滕王閣以

詞列三王之次為有榮耀僕強顏續貂於四先生之後必睹世人之捧腹將縮恧之不暇又焉有所謂榮耀哉雖然公之命終不置不敢固辭姑述其梗槩又從而為之歌曰舟車之會兮四達之衝冠蓋結轍兮異邦趍風於有斯構兮宴犒奚托誰能孰熱兮逝不以濯商山蒼蒼兮洛水沄沄前者有繼兮層構軼雲縈紆清洛兮峯葎商顏淳昌之續兮悠久不刊

暎湖樓重新記

暎湖永嘉之名樓也其江山瑰偉之觀雖或讓於

晉之矗石密之嶺南然而同據洛水之岸在商山
曰觀水樓在一善曰月波亭殆不能與斯樓爭甲
乙焉高麗恭愍王避紅巾南奔駐蹕于州遊是樓
而樂之旣還都御書筵手寫樓額三大字以錫州
人通判申子展增大樓制以揭之至今輝映于甍
棟間此則矗石嶺南之所無有也子展之作距今
百有餘年其間守宰豈無治其楹桷板檻之腐撓
者蓋瓦級甎之穿缺者然人心不同曲修人事者
苞苴問遺之爲急徒守規模者簿書期會之不暇
誰肯用力於修擧廢墜以謀吾所畜之財用乎樓

之日以額圯無足恠已吾同年齊安金侯耋由衘
史中丞綰左符于茲未數年政通人和仍歲穰熟
且土田臧獲之訟一道之人投牒監司願歸于侯
侯每當二分之際夙夜裁決伸者負者俱滿其意
由是收贖之錢布充溢帑藏侯於是謀諸吏民改
構斯樓遂以戊申三月日召募游手輸役吏戶基
地則因舊而尋引丈尺頗有增損其崇廣頓加三
之一至其赤白之飾金泥之傍亦煥燿改觀才閱
數月而厥功已就州民耆幼瞻仰咨嗟咸以爲神
焉越明年春侯抵書於僕曰願有述僕輒不自揆

竊喜與淡菴牧隱二老聯名其間遂操觚而嘆曰侯之為政庶乎不苟動以法度其視曲修人事者不啻若狗彘其視徒守規模者不啻若僕隸吏民愛而敬之如見龔黃於千百載之下其為一樓而興功豈不有餘裕哉况古來稱淳厚之俗無如是州其民可以易使乎况是樓之修非為逸遊也非為後世名也只毋墜舊規而止乎抑僕益有所感矣昔成化初身屬橐鞬從事于蔚山戎幕凡二期嘗以事往來是州非一二遭至則必登是樓倘徉瞻眺其東三十里即青鳧之境也沙麓祥雲譪譪

屬天直與周室有郤之慶同其久長其北十里則
瓶山也逆萱千騎扼于險阻遂至崩奔偽將授首
王氏之義氣大振于東南此戰為之兆也西望豐
岳哀元逢之先順後悖不得與六太師共享功名
南望葛郡山蒼翠撐空其烟雲草木宛帶金生學
書揮灑之餘勢焉徙倚既倦必泛舟信棹灣碕曲
渚溯洄上下或至夜分興盡而旋凡樓之勝嘗左
右逢原而所得者多矣今已二十餘年尚耿耿徃
來于胷中也倘使侯之大滿獲遂余南還之計則
當以單僮匹馬再遊湖上與侯登樓話舊且賦詩

以續夫州民之輿頌云

浮翠樓記　洪貴達

龍州沙川之清淺林藪之深幽聞于南州予少時學于縣人朱氏之門每講讀有隙携同伴步遊川藪間倦則投于客舍而休焉縣在南山之北北山之南四面環翠出門有清流拖練隔水有深林蓊蔚可謂勝矣獨恨夫館舍之隘陋而樓臺之低微也爾後僕仕宦于朝足不跡湖山者數十餘年而試一至焉其形勝如舊而樓舘之凋廢殆有甚焉蓋嘗爲山川興嘆也弘治四年陽川許侯琛來莅

茲邑旣與民之利除民之害樂其樂而復無事於
事則乃周覽山川之勝而登樓嘆曰噫是所謂求
稱有如此山川而館宇如是庸非為守者責乎况
官廨非以私吾身也為　王人也敢嫌疑之乎客
館之東舊樓之北有地隆然有石頹然乃鑿其頑
夷其隆樓于其上中三楹為公坐之所東西隅各
空三間為嚮晦燕息處制甚宏麗俯瞰晴川眼明
神爽西山嵐翠浮浮霏霏繚繞乎簷甍之下夫然
後地與居廢幾不相齟齬而為官者或氣鬱而政
滯登斯樓也則有豁然而霽悅然而悟者矣尚亦

有利哉旣成有以許侯之言來告予者曰樓新而
未有名是公舊遊地也願公名而記之山川其亦
有望于公矣予以疇昔所面目者名之曰浮翠旣
又曰予未弱冠有川藪之遊至今四十有餘年其
閒食于土稱守宰者不知幾何而未有作之者至
吾侯始成焉山川之與人遇不遇豈有時歟雖然
事不可苟作所貴因乎時順乎人雖有山川形勢
之勝苟國家多事農桑失時閭閻愁嘆則亦何暇
以爲而爲之者直殘民耳今 聖明在上黎民按
堵賢守令布列州縣田里安業樂於赴功如子趨

父則夫爲得而坐低樓壞館孤負山川哉於侯之一擧而大平之象邑人之心可知矣是不可以不記

## 掌樂院題名記　成俔

人不可不知樂也不知樂則湮鬱閉塞而無以宣其氣國不可一日無樂也無樂則淫濫鄙俚而無以致其和是故先王立樂之方設樂之官因人心之所同而有所感發懲創焉於是謳謠歌詠以發之鍾鼓管籥以寓之聲曲音律以正之疾舒綴兆以節之用之朝廷則上下懌用之郊廟則鬼神感

用之閨門用之鄉黨悉皆始婾奮揚鼓舞文明而轉移風俗矣昔后夔典樂以興唐虞之治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敎國子又以六律五聲八音大合樂致鬼神諧萬民安賓客悅遠人秦漢之間樂官不一有太樂署鼓吹署其事則令丞協律郞主之唐宋以後官制大備然儀文繁縟而斲喪太古之元氣矣新羅高麗代各有樂所傳者皆民間男女相悅之詞或流蕩而哇嗌或哀怨而悲咤與桑濮鄭衛無以異乎至叔季君臣荒淫而喪其國也我 世宗大王憤前代之委靡思復古樂以雅

樂屬太常寺設慣習都監教鄉唐之樂以孟思誠朴堧等相繼為提調以委制作之任所謂雅樂者祭祀正樂之歌唐者朝會明廷之樂鄉者 本朝國俗之音也樂雖不同而其五音六律旋相為宮下上損益之制則無不同豈有笙竽塤篪獨便於雅而不便於鄉唐苟或因聲以合之因曲以成之則三樂無不通焉 世祖大王知其然故以三樂合于一司名曰掌樂署置掌樂一人別提一人然事鉅而負少未孚其制其後改為掌樂院置正一人其下副正僉正判官主簿直長隨時而只置三

人總四員焉爲提調者非一其終始專業者中樞鄭公沉也官無定處初寓大寺後居太常之樂學湫隘不能容今 上特命移於太常之東數十步徹民家數落大開官府於是堂上郎廳上下截然雅俗師生伶妓數千人各有攸處建廨宇以藏樂器又敞東西大庭以為正至 朝賀百官肄儀之所加置兼官於是兼官肄其業實官治其事余以不材亦與其選以鑾坡近侍出入梨園者幾十年矣顧念學術鹵莽所習者土苴糟粕不能知樂之本原其敢贊大聖人制作之盛今又喉舌銀臺所

掌亦禮樂之事想當時舊遊之地具當時僚案吏工能不拳拳乎諸君以余院中舊物屬余以作文略敘首尾而歸之庚子臘月右承旨成其記

## 至樂軒記　蔡壽

前鎮岑縣監卞君簪纓華胄也少仕于朝不樂官遊退居于尚之山陽縣日以魚獵為娛但所居之宅介於殘山斷壠之間以無爽塏閑曠為恨乃相舊宅之西三里許大江之邊盤石之上爽其巉崖繚以垣墻構四十餘間凉房溫室宜於冬夏其南累石數丈營高軒三楹可坐三十餘人又其南構

層樓可坐十餘人皆飛甍峻宇凌軼霄漢曲欄横
檻窺瞰漣漪又其東巖石高平敞豁若臺榭焉故
因而剔之為臺焉於是君日與鄉友遊宴於此賓
從多則坐於軒少則登於樓日落風凉酒後耳熱
則上高臺而騁望以暢浩氣焉君之相地取樂可
謂至矣耆之於壬寅由憲長以言事落職来居于
咸寧村墅距山陽十里餘至近也耆之帰為君之
婿通家也亦忝鄉友之末一日與君坐軒上舉酒
極目則丹崖碧嶺環拱前後晴川白石瑛帶左右
流光静影躍金沉璧農夫漁翁或耕或釣紅鱗躍

盤綠蟻浮尊絲管激嘹觥籌交錯樂而忘返不知夕陽之没而皓月之升矣君曰予遊遍四方凡佳山勝水高臺崇樓無不登覽而乃於此稱美贊揚口之而不置始信弊廬之不僻陋也予盍名而記之耆之曰大丈夫之處於世入坐廟堂出擁旌旄珠翠滿前從者塞路此退之所謂得志者之樂也採山可茹釣水可食登高望遠臨流賦詩此退之所謂不得志者之樂也然坐廟堂者雖有富貴珠翠之樂而責重憂大役役名韁而不得遂江湖之遊而況刀鋸鈇鉞之相隨其所謂富貴珠翠亦不

得有焉採山釣水者例皆枯寒淡泊而過於踈蕩
或飢寒之逼身而口腹之爲憂則又何暇樂其江
山之勝致哉此二者雖曰樂矣而皆非眞樂者也
今君則處江湖之間而有公侯之富享珠翠絲竹
之樂而無刀鋸鈇鉞之憂賔朋滿坐或碁或詩或
酒或歌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四時之景變化於江
山之間而皆入於軒窓之內以供人之樂君於此
憑欄徙倚優游自得寵辱不知是非不聞而日與
魚鳥相忘江湖之上不羈天地之間豈非樂之至
者哉於是取莊周至樂之語名其軒曰至樂樓曰

澄波臺曰曠遠軒取其意樓取其水臺取其高也嗟夫地無古今理有廢興故此地在昔爲榛莽之所蒙翳狐兎之所窟穴嶙峋而高者但知爲山而已潺湲而流者但知爲水而已豈知形勝之藏於中乎一朝危樓高閣背山臨流丹碧暎日照耀川谷行人望之如琳宮仙刹莫不咨嗟而嘆賞則信乎天慳而地祕以遺於君也雖然山川之流峙窮天地不變而人事之得喪相尋於無窮故此地昔爲榛莽者不知其幾千萬年然後遇君而爲歌臺舞館從此而又過千萬年則又安知不復爲榛莽

之地乎使後之樵童牧豎躑躅而歌於其上曰古之某也某也樂遊之處也則豈不悲乎此孟嘗之所以涕泣於雍門琴也然則至樂之中又有至悲存焉嗚呼日月如飛梭百年如過隙人生如逆旅但當痛飲無何不知某事為至樂某事為至悲陶陶兀兀以終天年則此又至樂也君以謂何如

## 讀書堂記　曹偉

建大廈者豫養梗楠杞梓之材於數十百年必待帰霄聳壑然後取為棟樑之用適萬里者豫求驊騮騄駬之種必豊其芻豆整其鞍鞁然後可達燕

莪之遠為國家者豫養賢才亦何以異於此此讀
書堂之所由作也恭惟　本朝列聖相承文治日
臻　世宗大王神思睿智卓越百王制作之妙動
合神明以為典章文物非儒者莫可共定博選文
章之士置集賢殿朝夕講劘治道又以為研窮義
理之奧妙博綜群書之浩穰非專業莫克始遣集
賢文臣權採等三人特　賜長暇於山寺任便讀
書季年又遣申叔舟等六人便得優游饜飫大肆
其力　文宗繼緒篤志儒雅又遣洪應等六人給
暇於是人才之盛極於一時述作之美侔擬中國

今上即位首開藝文館倣古集賢之制日 御經筵覃精文籍尊崇儒術育養人才視舊有加歲丙申復用 祖宗朝故事 命蔡壽等六人 賜暇今年春又命金勘等八人 賜暇就藏義寺讀書饔人致饍酒人設醴時遣中使錫賚便蕃仍 教政院曰宜於城外擇地開堂以為讀書之所政院覆啓龍山小菴今係公廨棄之久矣脩而葺之爽塏幽曠藏修遊息此最為宜 上可其請遣官董役閱兩月而成凡為屋僅二十間而夏涼冬燠各具其所於是 賜額曰讀書堂 命臣為記臣竊惟

詩之旱麓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人才之興繫乎上之人作成如何耳苟善養之濟濟多士王國克生不善養之國無其人誰與圖理若徒慕養士之名而苟焉取之鷄鳴狗盜之流竊吹其間可不謹哉三代人才皆由庠序而成周造士之法最為詳密若漢之翹材唐之登瀛皆苟得一時之名烏足議為也惟我 國家涵養百年教化開導之方奬勵養成之規實與成周造士之法相為表裏而泮宮玉堂之外又有養賢之所擇之精而遇之厚其與詩之每食無餘不承權輿者為如何哉易曰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傳之者曰養賢所以養萬民也
今日之假館致餼無與治道也萬機之繁 特紆
宸念似若不切於事也然他日經綸治道黼黻王
度者未必不由此輩而粉飾太平澤被生民其功
利之及於遠者蓋不可量也譬諸楩楠杞梓騂騮
騄駬之收用於一時者豈不萬萬乎哉而 殿下
之急先務者高出於前代矣夫然則應是選者可
不思副 聖上樂育之恩耶聖人之道布在方策
經之淵深諸史之異同百家之浩汗必將包羅該
括涉其流而撮其精觀其會而舉其要極其博而

歸於約然後能深造之而進其原矣皇王帝霸之道禮樂刑政之本修齊治平之要舉在於此施諸事業在強勉耳董子所謂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者可見其效矣徒取糟粕以爲記誦之資組織綺麗以爲聲律之文以誇世而衒俗則非 朝廷儲養之意也嗚呼學文之功貴乎變化今日讀一書猶此人也明日讀一書亦猶此人也雖大亦奚以爲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又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可不勉之哉

## 葵亭記

余謫龍灣之明年夏寓舍湫隘不堪炎欝乃就園中高爽處構亭數椽盖以茅茨可坐五六人旁舍櫛比無尺寸隙地園之廣袤僅尋丈只有葵數十根翠莖嫩葉動搖薰風而已因名之曰葵亭客有問余者曰夫葵植物之軟脆者也古之人於草木花卉之類或取其特操或取其馨德多以松筠梅菊蘭蕙名其所居未聞以軟脆之物名之者也子於葵何取捨有說乎予應之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貴賤輕重有萬不同夫葵植物之軟脆最賤者

也譬之於人椎鄙無似最下者也松筠梅菊蘭蕙
植物之堅勁特操有馨德者也譬之於人卓異不
群特立於世聲望蔚然者也余今擯於荒遠寂寞
之濱人所賤棄物亦疎斥欲以松筠梅菊蘭蕙之
類名吾亭不亦為物之羞而為人之訕笑乎以棄
人而配賤物不求遠而取諸近此余之志也且吾
聞之天下無棄物無棄才管蒯蕣菲之微古人皆
以為不可棄況葵有二德乎葵能向日隨陽而傾
謂之忠可也葵能衛足謂之智可也夫忠與智人
臣之節忠以事上盡已之誠智以辨物不惑是非

此君子之所難而余之夙昔所慕者也有此二義
其可棄之於軟脆之凡卉而賤之哉由此論之不
獨松筠梅菊蘭蕙之可貴也審矣今余雖謫居一
眠一食莫非 主恩午睡攤飯之餘詠休文君實
之詩向日之心自不能已已則以葵名吾亭豈曰
無說乎客曰予知其一未知其二聞子亭之義不
可尚已捧腹而去己未六月上浣

## 撫夷亭記

崔溥

山有巀嶭崱屴于海之東壖者鳥聖也海有瀰漫
湠淼于山之西麓者渤澥也山海中間澗谿巖積

樹林膠轕陴堞籬落縱橫暎帶者保寧城也城之
東南隅有大阜陡起如望敵臺然宣德壬子歲縣
之守鄭帶新立館廨即阜顛而東之搆一小亭蓋
取爽塏且可以觀望也歲積月多館攬亭廢賔旅
之寒暑於斯者憫憫然無所舍弘治壬子朴侯迪
孫綰符而來政通物阜財用有贍遂聚吏民謀所
以新程工量力勾材伐石鉅者斧者丈尺準贑者
聽其指揮而趍事焉翌年公衙成又翌年官廳成
又翌年客館東軒成又翌年於亭舊址建若干楹
豁其西以挹沆瀣突其東以禦飇發窓牖玲瓏階

礎峻截嶭然翼然丹雘相射山如增高海如增闊雲烟風日增其景槩信乎縣之一重新也新於壬子重新於壬子天豈非有待而為耶亭成之秋溥策馹並海而南由龍谷朝至縣城令觀察鄭公眉壽先抵節于亭之上怯風設幃借溥以榻揚攉笑談且觴且詠日午褰幃四望則微雲點綴颶母屛跡水天接色鳧鷗翔集烟島逗白松嶺送青千態萬狀倏忽呈露溥盱睢辟易而嘆曰有是哉亭之瓌觀也予嘗漂溟渤泊甌越渡江淮而北也佳山勝水備嘗之矣謬以謂吾東方褊小之壤寧有之

乎今觀其島聖諸山與會稽四明如翁昆焉安眠
形勢與台州之海門巃嵸雄焉蠏浦帆檣有同京
口之會鯔潮蹴天大勝浙江之觀高巒峙海壯於
苞山之點大湖以前昔千萬里舟車所得瞭在一
亭之下超然排鴻蒙而俯塊蘇雲夢胷懷豈八九
而止耶觀察公聞言快之因謂溥曰朴侯我識其
人身抱韜略不欲大施屢以親老乞歸朝廷亦借
縣以榮之其志有可取也及其為縣不費公不勸
民大新亭館咨出天成其材幹不賢且能哉但亭
備禦之地舊以馭風名之既槩諸李贊皇籌邊之額

義不相昭乃以撫夷易其扁盍志源委以俟之溥對曰諾翌日迫於鞅掌返鑾寧州未得撡觚將閱朓朒公又馳書索之不獲已書以復之曰一亭廢興雖若小事國運盛衰從可徵矣丁麗運之衰也瀕徼諸地為海寇所蹂兵燹之餘蕩無人烟安得而撫諸夷哉雖欲起樓亭以宣湮鬱不能得也我國家設險置鎮得其要害以此城觀之西二十里間有水軍營西北百里許有兵馬廂南與藍浦接界又其南有馬梁有庇仁等鎮錯成唇齒之勢譙樓閑刁斗甲卒安耕鑿將百年于茲茲亭也突兀

乎其間表今日大平之治其以撫夷額之不其宜乎寇夷赤子在撫不撫如何繕修城堡可能撫耶未也槩富兵精可能撫耶未也文德之敷懷綏之術廊廟之上已有成筭奉成筭賦政于外者欲盡能撫之道得於一亭亦足矣登斯亭也勿矚於風景勿溺於詩酒望田野思其闢望池隍思其完望學校思其興商旅思所懷老稚思所恤以至禽魚草樹思遂其生望必有思思必盡職則德化益以宣海波益不揚如一戰九州之夷益以款叩茲亭之建直與山海同其終始此公與朴侯之責也其

更勉之抑以勉後之為縣為方伯者

## 癡軒記

金駉孫

吾友權子汎為縣三年新其客館之西序而軒之請記於余余告子汎曰先名而後記可乎盍名之曰癡軒子汎請癡之義余笑而不應子汎殊不得意久乃敢告之曰王叔癡王椽癡隱德之癡也黠癡妬癡巧者之癡也文而為書癡武而為虎癡才絕而癡也斷杯中物者癡了官事者亦癡古之以癡名者不一而子之癡亦不一而足世人慧於辭子獨癡其言發而觸忌世人便於貌子獨癡其動

止使人生憎世人巧於進取得一貲而患失之以
校理請班自貶為僻縣之監此則癡於仕也世人
捷於應務臨民則先名奉上則先譽子獨頹然坐
嘯齋閣擊豪猾撫鰥寡為心而拙於催科此則癡
於政也世之為吏者歩者以勞民為辭視舘宇之
弊而任其撓壞自著行簡之說辦者峻宇雕墻無
不為已不知為土木之妖而夫馳勤幹之聲于于
堤修葺弊宇既不為歩者又不能為辦者役遊手
不欲勞民而反勞心此則作事之癡也合子之癡
而扁之於此軒當矣子況曰以癡調其則當矣以

某之癡辱之於公館則不可曰噫天地閒萬物皆造物主之達而觀之則何物非公若倚著一物則無非私也苟私之則一縣之物爲六期之私物公之則一身一家百年之公物耳柳宗元猶能愚柳之溪今豈不可癡堤之軒乎夫癡者愚之轉也又轉則爲拙顏之愚柴之愚甯武子之愚皆見稱於孔門而周茂叔之拙至於刑清弊絶然則以癡名軒非軒之辱乃軒之榮也得癡縣監造物者亦幸於此軒矣世之以智巧名者雖欲爲此軒亦不可得矣子汎曰吾將守癡以終身旣乃語之曰子盍

之不經不實何如孔子之微服過宋呂端之糊塗似癡也而其鎻王繼恩則事君一不癡也司馬伯康兄弟脚踏實地平生無僞而賂葬師以誑族人事親不癡也易尚奇禮尚變古之賢聖適度而能通此類不一子又不可專守癡也子況曰吾厭世之巧而欲守吾之癡若子之言未至於大中而恐吾之癡駭矣余笑曰子識癡矣子況瞪目不荅倚軒而睡

## 涵虛亭記

金海古國也多奇迹今府使崔侯強幹為辦既新

燕子樓凡所以賁飾古國之文物者無所不用其極直樓之北婆娑塔之南鑿方塘引虎溪之水而匯之築假島於波心以為漸臺架屋其上棲茅而亭之橫波設略勺種魚種蓮羅水禽鳧鷖鵁鶄之類而對浮沉焉以小舠載伎樂中流棹歌作凌波之辭侯常邀賓客樂飲而投轄焉人視之若水仙然鏡面澄澄平凝漫皺樓觀城郭峯巒樹木日星雲物莫不倒影於其中而蘸焉其大半畝而渟滀演漾涵混太虛侯請名于左相魚公公以涵虛為命弘治戊午仲夏予旣免艱自道州來冀祖塋暫

自中原東行向竹嶺其間山水之可樂者不一過
黃江壽山兩驛行盡淸風境踰一站入丹陽界得
長會院按轡其下漸入佳境忽見積石斗起攢峯
疊翠迷左右眩東西雖巧曆莫能較也崖開峽坼
一江中注溶漾藍碧江北岸側之絕險上數百步
有城可隱舊名可隱岩予立馬其前烟霧路迷依
稀然有爛柯之想惜絕境之無稱肇名之曰丹丘
峽由峽而東山益奇水益淸行十里峽盡回首如
別佳人十步九顧直東而望赤城無咫尺臨江有
步小艇橫渡即下津也泝津而上十里許又有官

渡即上津也鐵壁千尋壓峙津流悸予魂莫可攀也創名之曰棲鶻巖津之源出江陵府之五臺縈迴壑谷西走遥遥五六百里雖輕舟莫得窮其泝也返而順流未及下津有泉自南而來舊名南川川之左岸有樓翼然日已暝黑不可登遂投郡舘翼日郡守黃侯璘請登遂與攀檻而眺則燕飛而鷄豚鵲噪而客至嶺雲連於上岳秋光抹於錦繡層巒疊嶂環擁乎一樓而南川之流汩㶁於欄楯之下上津之波合沓於林樾之際非日所役於鞍馬舟棹之上者皆在於盃觴几席之間盖兩眼所

休于塋傍別墅侯就訪仍邀我入城觀所謂涵虛亭者而記之衰病殘生支離在世山冠野服江湖其適也自以怯城市濫毫楮為辭辭不獲則請侯遥記之侯曰諾水性同流無滯而體則本虛虛故能涵物一有潢潦濁流浮苴漂梗於其流而沮其性則安能涵得如許哉夫人之一心用則動而無窮體則靜而本虛虛故具五德而備萬物天地日月皆吾方寸中物也一有邪慝干其方寸則失本體之虛而爽萬事之用應乎心而達乎政莫非汚下矣公餘吏散群囂頓息岸巾登亭風月雙清水

涵虛耶虛涵水耶魚公之命名於是爲稱而崔侯樂之亦知其非常流也請侯默坐靜觀澄其心清其慮以求本體之虛些小查滓不能累吾之胸次由是而天淵飛躍之妙亦可以理會喫緊矣若夫尚清虛風雅務稱譽於過客則非所知也吾衰且病安能一憑水檻觀天光雲影之徘徊挹其清而尋活水之源乎遂書涵虛之景以歸崔侯侯名某字某某鄉人也家世有分又宰鄉國義不可不書云

## 二樂樓記

收有加於兩脛之所得矣視壁間匪懈堂所扁二樂樓三大字爛然如明月夜光彩不可挹溪山含輝予欣然樂不自支顧謂黃曰惟仁者然後能樂山惟智者然後能樂水三月不違者殆庶幾於仁百世可知可謂智未及於此而徒馳情於山水不幾於自誣乎夫人莫不具仁智之性而鮮能充仁智之端能充其仁智非吾分外之物體山之靜而不遷體水之動而無滯安一心之德周萬物之變則二者之真樂吾得而兼之矣侯以安詳之資且達於理便養乞郡既能仁於其親而敎其孝以治

一境役鮮少之民賦磽确之土措置得宜能應簿書而供賦征又用餘力於樓臺葺其頹碎而無廢舊貫侯之仁且智可見侯能於此致曲學至於天理流行之極而行其所無事則高山流水乃吾仁智之一體矣侯其勉之哉若弄盃杓醉絃管登眺以為樂但觀其隱然峙者山杳然逝者水喜其秀且清而已則又將有理屐窮山如康樂投金廢務如東野而有忝於二樂之義矣凡我同登者盍相與勉之同登者誰花山權君景裕沙執金君世英并侯甥璟璞皆學孔子者也遂以相勉而又勉繼

登者於無窮云

## 會老堂記

堂以會老名者鄕黨父老之所會也曾之何爲飮射讀法無非會也堂在府城之北前十年間府人金順孫因故址而建焉自 祖宗朝建議留鄕者非一旣設而罷尋復而又廢飮射讀法等事朝廷非不留意而鄕黨無有任擧者堂爲巋然之空舍矣歲己酉春朝廷慮鄕俗之不古特復留鄕所立鄕正而定令州府五員郡四員縣三員各推一邑之望以任其責金海府也前義城縣令金先生係

錦前青山縣監白啓英前引儀裴烱前叅軍宋叔
亨興吾從兄進士金伯堅實備五員之數皆一府
之望也鄉有公事皆於是堂會議焉府故駕洛之
墟始祖首露王墓在今西郭門之外官禁樵牧故
事父老具時羞修祀事旣徹鄉人共餕歲以爲常
予金海人也先世相傳以爲系出首露而遠不可
詳每過陵下嫌於郭崇韜之拜子儀而不敢自附
然猶隨鄉人之後列陳俎豆去年冬予自道州田
野而來適值鄉人祭餕之日大會於是堂予趨拜
父老於堂下金先生迎謂予曰此吾鄉人之俗也

相因已久不索有妨於故義乎予對曰何妨自古帝王有功德者絶世之後其士民莫不立祠雜出於傳記如堯舜大禹廟尚矣後世漢之高祖光武蜀先主皆有廟齊民有祈焉有告焉得以祀之雖不應經文而邦人所以懐不盡之思起千載之敬在所不禁也嘗考首露王於後漢建武十八年開國傳四百年十一世至末王仇亥降入新羅國除至今千有餘年王迹熄矣餘澤渴矣鄉人猶薦餕芬不怠者蓋首露吾鄉生民之始王追而報之不容已者此固吾鄉之善俗宜吾鄉之世守也先生

曰善國家復留鄉欲善鄉俗予以此爲吾鄉之善
俗則此會也於此堂爲有光矣吾旣以會老名予
當記之予起而復曰今日會此堂者皆父兄宗族
而匪他其所以講睦者宜無不至第一鄉必有一
鄉之俗而鄉俗因循有善有不善者其善者雖不
出於國家之典而不可去其惡者雖自來舊習而
決不可存率一鄉之子弟化於善戒於惡非父老
之責乎今留鄉即古之鄉大夫三物八刑所以教
而糾者自有其事其或父而不父子而不子兄而
不兄弟而不弟夫不夫婦不婦不睦者不姻者下

許上者吏漁民者皆在所察提撕爲警覺焉其甚者告于有司驅一鄕之善反吾鄕於樸散之後漓漓然爲首露氏淳厖之俗然後還就此堂把一盃酌太平之春則非徒一鄕之幸乃國家之幸也前府使李公蓀曾充墓田之資今府使金公義亨又得吾鄕之人凡所以善吾俗者父老方屬望焉先是金兄伯堅營齋室五架於堂之西夾有田以供祭用有室以致其齋敬而將之以黍稷首露能不享乎祭而飮父老能無樂乎白首他年吾亦爲此堂之老矣遂作延神歌以與父老歌曰紫纓墮地

兮垂統緜緜九千無主兮有隕自天海上定鼎兮垂四百年編戶居民晜雲遠孫歲時報事兮父老駿奔神鴉啼散兮古木荒原籩豆靜嘉兮黍稷其芬簫鼓嗚兮不見不聞神之來兮如雲醉飽洋洋兮何不福我元元我民受賜兮於以樂康鶴髮鬖鬖兮鳩杖鏘鏘歌舞年年兮其永無疆

申侯澹生祠堂記

靈山爲縣古矣在新羅爲西火爲尚藥入高麗爲靈山今仍之吾外曾祖漢城府尹李公暕居之以是吾外族多在縣焉吾先業在清道郡郡距縣僅

六十里居近也而多所聞於人因外族而常往来於彼靈之事吾故得而詳焉歲癸卯夏高陽申侯澹由軍器主簿求便養出為是縣聞於人者皆善政也丁未秋仲氏乞養昌寧以奉老母焉馹孫繼為晋州學由晋而覲於昌靈又道也每行拜侯而悅其人之慈祥及其考滿而去也吾以詩贈之曰琴鶴清風遠黔黎遺愛長今君雖捨去他日是桐鄉其秋吾以病辭晋學家食清道晨昏之餘常謝俗車杜門端坐一日有客扣門呼童出應之則靈之士人也迎而坐之其言曰申侯下車推赤心於

赤子惠以臨民而莊以蒞之威以御吏而簡以居之賦役平刑罰中廉而能幹不取諸民而公用足和易使人而令行疾不察察爲明不皎皎爲白侯之爲政無往而不用其極靈之土高亢傍大湖而不可以灌溉稍水旱則先諸邑受害乙巳之灾侯戴星躬出入閭閻所以備荒者咸盡其方行賣粥飯遇飢者必哺之如母乳子遠近聞者皆以靈爲歸侯又引清州故事而賑之闔境無一人捐瘠者靡申侯吾其爲枯土久矣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侯之爲政六期其終如初民所以悠久而益不厭

且不忍欺者也將受代齎咨涕洟咸願借寇一年而 君門九重螻蟻之誠未必能達使鸞鳳久棲乎枳棘非為申侯計也不若圖侯之像留靈之士春秋盡敬事之懷耳父老共募畫工隨牒許者入庭竢侯治事使侯不知仰而真焉出而點校一髮毫不似則更審之如此旬月點化惟肖矣既上綃粧潢愼密藏之侯既去且構宇民讙趍之大小各出財力雖鰥夫嫠婦朝夕不謀者亦不惜費合粟布百計乃購材而堂之於縣治之東隙地父老又謀久侯之實於茲土當倩文士而記之先使其告

于先生竢堂成之日鏤諸板以爲不朽云 騶孫起
而拜曰子之請重侯之事鉅而吾之筆拙奈不足
以張之何子歸而更求諸文學老手仍從歎賞久
之誦興前日贈侯桐鄉之句曰侯其沒而永享於
兹土如桐鄉也然遺命子孫葬於桐鄉鄉人因爲
之立祠者朱邑也今靈人之立祠靈人思其德耳
申侯不與也思其德而追奉之無以盡其誠則生
而祠之昔魏州民爲狄梁公立生祠則生祠非創
於靈人也益州民爲張方平設畫像則靈人之像
申侯亦可也民將追申侯之德而不可見拜申侯

之像而起其思肅然典刑侯雖去而猶在也以此
知靈父老亦有非常人者矣将子爲謝焉酌而遣
之尋以遼東質正被 召思其不竢駕者而遑遽
赴 召於記未遑也南還數月靈父老又走書於
騆孫曰君子樂道人之善前之請記懇而不見採
非不知更求於他手然知申侯者莫君伍也而詳
於靈者又莫君若也敢固請焉予惟我 殿下即
位二十年于今勵精民事每委重於親民之官而
奉承者蓋寡今申侯能自拔於恒品使惠澤下流
而入人心之深如此申侯賢矣哉旣求畫工而圖

之又倩文士而記之靈人之心亦勤矣世之為吾君牧吾民者可以觀感而為其民者亦可以知報德矣按東方之故自三國以来數千年間名於官者總總也而未聞所謂生祠者國家之盛當我殿下之時而創見焉亦見其 聖明人才俗化之美也侯字清卿壬辰進士為人厚重訥而敏善吟詩知讀書盖其為治有根本者也於是備書顛末以復焉既而有問於余曰申侯為縣無大異於人而得民至此者何也予答曰立異以為高君子不取而悃愊無華者真循吏也遂係之辭曰生我者

父母活我者申侯申侯之德兮與生敵舍而去兮挽不留侯生而飲食兮何有於祠侯去而追思兮無以寓其微衷侯之身兮仕於朝侯之像兮在我堂中

## 仁老名行記　朴誾

成廟在宥急人才重學校優餼寬條擇人為師長以待四方士四方之士雲集澤宮咸自淬勵相觀為善其仰而慕之強而附之猶恐不吾收者皆曰仁老上之踐祚求士第二科得君為壯元自公卿以下高其才敬其名願與之遊而不敢與之狎者

皆曰金君其歿也知者傷之不知者惜之皆曰善
人亡矣送財幣具棺槨以窆既窆也 閭謂君所與
游者曰仁老己矣其藏無記其墓無樹其名行無
奈久而湮乎皆曰然為余道君平日事得其一二
又從君從父兄為佐郎禮曹者引齡徵其世兼得
其內行仍并取其表表聞於人者序而文之以遺
其後人且使載筆者取焉君諱千齡慶州金氏也
慶之金出自新羅敬順王傳其裔有諱稱當高麗季
翊我 太祖開國賜封雞林君有孫曰從舜以清
德致顯位卒謚恭胡恭胡之子曰致世歷官終洪

州通判通判娶安氏女生君其歲己丑其月建未其日庚辰生十一喪父十八喪母孑孑無與為依而頴秀異群學術天就早以詩賦試進士爲冠為上舍生與諸生伏闕門抗疏駁朝廷事者再士大夫間往往稱君名名遂大振以大用期之弘治丙辰君年二十八未甚屈而論者皆言君屈掌舉者唯失君之恐既拔君魁一榜以得人為國家慶君既少孤無父兄之資而能自樹立強學為文章取科第不一落人後非所受卓出於人能及是乎例授成均館典籍選佐吏曹郎兼史職纂修 成廟

實錄秩遷校書館校理改户曹正郎銓曹以君文
學宜居侍從米鹽非所處薦除弘文館校理未幾
陞副應教君外和以容內剛以斷發言偲偲臨事
斬斬聞善如恐不能援見惡如恐不及去其性然
也館中每言事取群議人各顧忌持同異君一言
折之不以浮辭撓故欲言者倚君為重嘗與同列
䟽公邊築城利害語侵首議者教問之俄釋不問
已又言事忤宰相或罷或左貶君左貶為承文院
校勘隨聖節使賀華語于燕還入司憲府為掌令
陞對援比經典證據今昔明白剴切不為支離無

益語語皆聳上聽老宰相聞者相顧竊嘆曰眞臺
官退嘖嘖語子弟不休會以病未入對者有日上
問曰近何不見金某久歟請辭不許賜告給藥以
間即起供職銓曹欲令君久在憲臺庶朝廷紀綱
張振仍陞執義病再辭允其請然謂君不當外除
以弘文館直提學遷之以藝文館應教兼之應教
選也非將執文柄者莫宜居君釋褐纔八年凡九
遷爲今官宰相位可指日取而素恬退恥榮進每
一遷官輒不悅于懷又以病辭臺職不外授而內
遷欲辭之病困竟不能以終夫名者士之所趨也

仕官者人之所榮也彼雖不來吾將力而求況其自來而求避乎推君之心豈非千百人而一乎君居甚貧並仕皆落清要至三品官不作一箇產業所居先人之廬僅容妻子而已無垣墻之限賓客之位尚能為其孤弟辦資裝娶婦不失時人稱之至是殯無所庇喪無所具斂襚之費皆出於朋友君於是乎為益賢也君自正月遘疾沉淹不瘥至八月甲辰卒九月乙酉葬其地實高陽治之東大慈山之下昇甫里之原去通判府君塋十許步生三十五年弘治十六年癸亥也其配宗室女父曰

金丁明山副守有男五人女一人未及笄幾年男大者始十一歲姆負之哭於位吊客益傷之 間 君之榜下及第也其官弘文也余爲修撰其左遷也余亦罷故最爲知君君貌簡靜見之若不可接而與人居言笑亹亹使聽之忘倦或把酒論今古曾懷曠然無芥蔕眇眇域直其愷悌君子也贊曰行非不修也世非不用也而年獨莫之與也將誰尤其尤天乎嗚呼名譽之不揚朋友之過也仁老之賢而其名泯無傳焉則豈非吾輩之恥耶吾之爲此文非敢必其傳於後世而其知仁老亦不過一二爲

足以盡之有知仁老者繼而書之書之而不已則仁老之事庶乎盡而其傳者廣矣遂謄兩紙一以遺宜春南君士華一以遺德水李君擇之二君皆仁老之友也

## 君子亭記　柳洵

一日花山叔氏謂曰予既不才早年嬰疾自度無以用世退而卜居于玆垂二十載春而耕予付諸男夏而蠶予付諸女予捺要書居其中而令之南畝之入可以無飢箔上之收可以無寒予何求乎玆地予桑梓也宗黨滿鄉西望王方之麓有弟居

焉其間無數里之阻可以朝夕徃還而從焉予誠
樂居而送老也家之北有松十餘株予初來時手
所種也今欝然成林矣予治其下平之以為不屋
之亭每遇暑日倚杖於其間則翠幄鋪空清風滿
地不知畏日之飛其上也予誠樂而愛之汝其名
吾亭而記之拜而對曰松者植物之最凌冬不彫
寧折不屈其高節之卓卓者然也昔人以比之君
子亭既以松而為亭則請名以君子亭可乎叔氏
曰松之於君子其號矣以之名亭固無不可然亭
吾亭也君子之亭吾無以堪之柰何汝其有說乎

曰大凡君子之處世進與退而已進而可也則奮庸凞載股肱帝室而利澤加于四海古之人有行者皐夔稷契氏是也退而可也則韜光晦迹睥睨一世而聲名垂于後時古之人有行之者隨夷務光氏是也君子之道二者而已其或似進似退無義無禮妄占並行之途卒歸兩失之域者其為人賢否可知矣夫以叔氏之才識德行進而有為於時則其視世之凡庸峩冠而趨者不知其高出幾等而托疾遁世養高林泉寄傲於南窓之間舒嘯於東皐之上三公之貴萬鍾之富視之如浮雲之

點空也叔氏之於君子處身之道可謂得矣於亭
名何嫌乎今也叔氏之兄有和甫氏者築室於花
山之陽爲玆亭之隣其退也雖晚其爲人亦君子
人也叔氏時具杯盤邀之於亭上對松而哦之則
玆亭之上雖謂有三君子可也於叔氏意何如叔
氏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遂命書以爲君子亭記時
成化十七年辛丑八月旣望也

## 重修宇民樓記　李堣

列於太白山之趾者皆爲山水之邑而榮據其南
最得形勝焉起樓於客館之北則正處其勝宜以

景名而乃以字民者去其名而志其實也宣德年間永嘉權公詳維左符于茲未數月民悅財阜推餘力先及於修繕以為賓慮也乃擇勝于北得地厥爽斵材厥良民爭子趨土徒亦奮越一歲而樓成監司洪候汝芳巡按至郡慶樓之成嘉公之理揭額字民而作記以寵之夫以黜陟之公而紀守令之績其不虛美而取實也較然矣吾友權君叶之於公親孫也甲戌春以親故辭京尹之外偶得榮下車之日郡人懽忻鼓舞相與賀曰今日復得吾太守之孫也翹然欲見昔年之治既思遺愛又

感新化數載之間一境熈熈君一日登樓而嘆曰
尼公舘之傾毁爲守令者固當修之况吾先世所
創乎去樓成今已九十餘年其傾毁亦且數十年
其間經幾知郡而不一新之直待今日豈非天耶
乃進厥民而告曰樓乃吾祖與爾祖合謀而成者
而頹毁至此重修之責不在吾與爾輩乎民咸自
勵不約而同其缺漏之瓦桷腐撓之板檻漫漶之
窓壁一切新之至於梁楶棟礎可存者仍之塗墍
既畢丹雘維新其營度之功未半前昔而晶熒輪
奐則倍之矣以民力爲樓而民忘其力則足以攷

作而止於修之而已者欲存桑梓而寓羹墻之念也嗚呼公既以字民之仁唱之於前君亦以奉先之孝和之於後祖孫繩繩前後相望由一家之政而兼爲一郡之理治化其可量哉傳曰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斯非以身教歟然則是樓也其不爲貯聲色揭日月之所也無疑矣若登覽之時望夏畦之病則思粒粒之苦見負戴於途則知力役之勞因風來而辨雌雄之不同値暑雨而念小民之咨嗟是亦字民之一助也且榮爲郡東與吾禮相近他日瓜滿還朝省覲往來必由於榮當與君

把酒樓上南望無信塔遺基松颸憀慄霜野漫漫凛凛若鄭習仁闢邪之勁氣西望浮石寺巖竇窅冥紛字蕭蕭悅見李寅甫遭鬼恠而從恍覯市肆而悲駐蹕之餘問捺已而嘆龍魚之諷是則斯樓瞻眺之勝蹟而為吾輩他日採討之一資耳非有望於宇民之主人也既以聞於君退為之記

## 故人亭記　　表泓沫

山陰縣北二十里有洞曰草谷洞口有社樹盤踞地面竦出半空大可蔽牛陰之所覆車且百兩望之團如張蓋藹若屯雲人皆駭其非凡也南方郡

邑固多壽木矣鮮有與社樹比者其所據之地南臨曠野襟帶巨川以故受風偏多予自去年夏謫于縣寓居于是洞宋君杞全之家社樹正當其門宋君為予謀之募工畚土厚培樹下築以層堦繚以護闌中置竹床以便坐臥旁設草廠以避陰雨導余往遊冀逃夫炎熱也余觀是樹枝葉蒙翳日光不漏涼飇自留使坐其下者狀直淋渫毛髮蕭颯稍久肌骨清精神高爽滌腸胃之愁蘊盪胷襟之芥滯脫然浮出埃壒抗乎沆瀣之表也宋君二季裴君兄弟每來從遊樹陰時得村醪野殽輒酣

嬉為樂倦則枕藉樹根相與談農話漁量晴較雨至宵露濕衣猶不欲歸余之安謫居而忘故土者實於樹焉是賴於是扁之曰故人亭以其於我有朋友相資之道也此地去王京數千里地僻人少未有平昔過從之樂顧見是樹龍身虬柯霜皮苔衣形狀奇偉氣色嚴毅儼若先輩宿德之臨其上令人肅然致敬而不敢慢也南方溽暑殊甚蒸鬱煩歊勢若不可終日是樹乃能鼓柯呼風振葉致涼竽籟其響雪霜其韻如與親朋故舊開心展懷便覺其風韻雅度有所起予也哦詩而詩格悽惋

鼓琴而琴調高亮醉與舒以暢睡味清以和以至投壺看書煮茶圍棊体貌古野動止真淳塵凡頓隔髣髴古畫中人物皆是樹之所助而亦如正人與居得其薰陶之益也然余本不材為世所棄樹則自保天真未嘗求於用似不相涉而余得辱為故人何哉蓋是樹本幹擁腫枝條卷曲磥砢多節礧磈多瘦不中樑棟榱桷舟車之用所謂樗櫟之散材也又不產于中州而托是遐壤不為王公大人見知是固無用於世而適類乎余令余姿質樸蔌學問支離散越其精虧踈其氣其中非不朅然

濩落而其外槁焉而已性又孳牙與世牴牾而卒見放是亦氣類之相近者也樹雖莫為世用而挺特魁梧昂霄聳壑凜然不可犯余雖不合於時亦頗以雅致自守孤立不撓而無所附之或者君子其亦有所取也噫樹本植物非有情者也然老于荒林窮谷始得遭我依依然若有感於知遇我亦離群遠來攀援淹留將一朞于玆烏得無情哉方將托忘年之契矣抑有感焉者召公之甘棠能為時人所愛草堂之栟樹未免風雨所拔蓋甘棠道與時俱泰栟樹道泰而時否勢有不得同焉而要

皆傳名於不朽者也是樹雖未見護於人亦無顛拔之厄道則否也時可謂泰矣顧余無二公之賢能使不朽於無窮耶若後之人哀余之意而廢勿毁則幸矣雖然不必以所無自少不必以所有自多蓋將忘情於否泰而任之以自然也己亥七月有日記

續東文選卷之十四

宋文